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七、避凶淫 弱女竄荒山

公遐邊走邊喊：「七弟請快上前相助，此女便是朝來所說林蓉姊姊。」 秦真笑答：「寇兄不必驚慌，此女我曾見過，賊黨實在可惡，竟敢如此大膽，大白日裡欺凌一個弱女，追到我香粟村行兇，一個也不能放他回去，五哥他們不和我們一路便由於此。此是第一次賊黨來犯，必須給他一個厲害。否則巴賊欺人太甚，必定當我弟兄無能。非叫他知知道不可！」

說時，二人一路飛馳，業已追近，相去只有高下之隔。

公遐看出林蓉腿上似受有傷，難怪應敵艱難。一時情急，往下猛衝，人在半山，還未到達，先將身帶鋼鏢取出，口中大喝：「林姊姊休慌！」揚手便是兩鏢朝下打去。

那賊年約三十，武士打扮，穿得十分華麗，手持兩枝短戟，武功甚好，縱躍如飛，獨戰林蓉。另一村中壯漢油頭粉面，甚是凶狡，鬢邊還戴著一朵絹制粉紅菊花，口發狂言，要將和賊黨對敵的人全數殺死，生擒林蓉做小老婆，語甚淫穢，一望而知是個採花淫賊。

另一個本領更高，和秦成對敵，雙方打個平手。新來二賊力敵這面五個村人，也是趾高氣揚，口說大話，不久便要踏平香粟村，殺個雞犬不留，好好由他把林蓉擒回，還可吃上一回月餅等語。公遐聞言早已氣極，離下面還有一兩丈高遠便將雙鏢發出，人也跟著縱落。

那戴粉菊花的淫賊本來追逼林蓉甚緊，剛由側面打退敵人，回身朝林蓉追縱過去，還未落地，一見兩鏢打到，將手中戟凌空一揮，人還不曾落地便相繼打落。林蓉好似負傷苦鬥，力已用盡，瞥見來了救星，慌不迭乘機往寇、秦二人這面飛縱過來，剛一落地便撲倒地上。

淫賊哈哈一笑，手舞雙戟，二次又要追上。公遐雖看出敵人厲害，一見林蓉倒地不起，越發氣極心慌，大喝一聲，便縱將上去，雙方恰巧迎個正著。

淫賊早就看出嶺上來了兩個敵人，因二人俱生得矮小，秦真更似一個幼童，都不起眼，瞥見林蓉倒地，自恃武功，身輕腿快，妄想急縱上去，一把將人抱起，搶了就走，只顧色迷心竅，打著如意算盤，毫未把敵人放在心上。剛將左手戟並在右手，準備乘敵未到以前將人搶走。

公遐對於林蓉關心太甚，一時情急，不顧危險，當頭縱下，恰巧對面。公遐這等打法原犯武家之忌。賊黨驟出意料，百忙中瞥見來勢這等猛急，心疑來者必是東山諸俠中的能手，否則不會如此大膽，以自己的本領，敵人竟敢凌空飛撲，全無顧忌，心裡一驚，只顧擋那一劍，沒有想到就勢反傷敵人。

公遐來勢猛急，鏘鏘聲響過，火星飛射中雙方兵器相接，各撞了一下重的。公遐覺著右膀酸麻，敵人力大，經這猛力一震，身子往側一偏，情知不妙，慌不迭風掃落花，往旁一翻，縱落地上。

這時淫賊已先落地，公遐後背心全在敵人眼裡，其勢不及旋轉，本來不死必傷，仗著機警靈巧，剛一落地，也不再顧身後敵人，雙足尖一用勁，蜻蜓點水便往旁邊縱去，未及落地回身，就這危機一髮瞬息之間，耳聽一聲怒吼，忙中回顧，原來身後淫賊已應聲而倒，正往後面仰跌過去。

同時，又有兩三寸長一線寒光由林蓉身邊發出，好似打中在敵人小腹之下。那賊原是快落地時被敵人暗器打中面門、前胸，受傷雖重，還不曾死。剛朝天一仰，待要黃龍轉身就勢縱起報仇，手伸腰間，暗器業已取出，不料退勢太猛，腳底亂石太多，一滑一絆，收勢不住，天性強悍，武功又好，就這樣也未真倒。

正想落地一滾，翻縱起來應敵，不料平日淫凶，害人太多，惡貫滿盈，這一枝弩箭恰巧打中腹下致命之處，直透肚內，二次慘號一聲，便自身死。

公遐方以為林蓉暗器所殺。內中一賊鬢邊也戴一朵粉紅菊花，年紀更輕，貌相獐惡，一見同黨被殺，忙也揮動雙戟飛縱過來。

公遐正待迎敵，忽聽頭上大喝：「寇兄快護林姑娘。她已受傷，許還中毒。死賊身邊如有解藥，可速搜出，將她抱回村中，遲恐無救。」

聲才入耳，一條人影已凌空飛落，和公遐下縱之勢差不多，身法卻較靈活美觀，出手也不相同。人還未到，先是兩點黑影、一道寒光連珠般照來賊打去。眼看見也縱到，先是頭上腳下朝下直射，暗器發完，雙手握著寶劍，劍尖一住香似捧在胸前，看去宛如魚鷹人水，又急又快，快要挨近敵人，忽然雙手用力朝前刺去。

那賊與先死的一個原是形影不離的師兄弟死黨，本領也差不多，剛趕到不久，秦真連發雙彈一鏢，均未打中。因那一鏢擦耳飛過，那賊覺著耳邊痛如刀割，知道厲害。心中一驚，惟恐敵人還有暗器，瞥見秦真劍法奇特，照理只要一戟架開來勢，另手一戟便可將其打翻。

但是這類雙手用劍專走中心的劍法變化最多，來勢那樣輕靈，決非庸手。又知同黨武功甚高，才一照面便送了命，上來又嘗到暗器的味道，越發不敢輕視，百忙中打算不求有功先求無過，斷定敵人如無驚人本領，決不會行此險招，現出這大破綻。忙將下盤用力，準備先用雙戟稍微一擋，立時縱退，等試出對方深淺再行還攻。

哪知秦真在東山諸俠中年紀最輕，因肯用功下苦，天資又好，聰明絕頂，非但得過高明傳授，本領竟比乃兄秦正還高。除大俠婁公明外，如論劍法一門，連公亮比他也有遜色。人更機警靈巧，所用純鋼手彈、連珠飛丸連同所用鐵手箭均是百發百中，靈活無比。遇見強敵，更能與手中劍同時並用，向無虛發。

上來兩彈一箭未將敵人打中，便知不是尋常，料定巴賊所約五鬼雙惡等大盜之一，並沒想到那是老少三個最著名的淫賊兇人。忙將下餘兩鋼丸暗藏手中，長蛇出洞，朝天一炷香，雙手握劍朝下刺去，目光早已全神貫注在賊人雙戟之上。一見賊人只用左手戟來擋，越知勁敵，不是易與，非出手成功不可。立時劍交左手，單臂用力，撥草尋蛇，就勢一翻一絞，後半身剛往下落。

那賊本走後退，看出便宜，不知敵人右手虛擺劍柄，另有計算，忙將右手戟就勢朝敵人胸前刺去。剛看出敵人劍法巧妙，一絞一翻雙戟全被蕩開，手法快極，心方一驚，猛又覺眼前黑影一閃，情知不妙，未容轉念，秦真隨著劍尖左右撥動，錚錚兩聲雙戟往旁一蕩之勢，右掌反腕一推，手心兩粒鋼丸已朝那賊頭上打去。

相隔這近，便是看出也難防禦，何況驟出不意，一中左眼，一中面門，連山根也被打斷，深嵌入腦，只怒吼得半聲便被打死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，秦真那幾句話恰好說完。公遐聞言心驚，正待朝林蓉身旁趕去，瞥見那賊死得更快。同時看出秦真也是險極，連蕩雙戟全是巧勁，敵人兵器相隔最近時至多不過寸許，看去似已沾身，兵器稍微再長一點便非受傷不可。就這萬分驚慌腳還不曾落地立穩，那麼厲害的淫賊只一照面便被除去。

正在驚喜交集，耳聽一聲「風緊」，回顧下餘二賊似知情勢不妙，已各怒吼一聲，一縱兩三丈，逃出圈外，竄往前面樹林之中。和秦成動手的一個最是凶狠，這時業已力敵三人，並無懼色，手中並連連發暗器，內一村人幾乎受傷；逃時又反手連打出好幾枝暗器。眾人呆得一呆，竟被掩護了同黨穿林逃走。

秦成正率村人追將下去。公遐因聽秦真說林蓉中了毒藥暗器，心中憂急，正往死賊身邊去搜解藥，本就不顧同追。

忽聽秦真大聲笑道：「林姑娘危難之中受傷甚重。寇兄不必顧什嫌疑，不問解藥搜到與否，均須先抱回去，將大哥喊醒，或等小弟回來取藥解救，千萬不可遲誤。這兩個狗強盜雖逃不脫，也許還有餘黨。成姪他們粗心，來敵本領頗高，我到前面看看就來。」

」邊說邊跑，人已走遠。搜遍二賊身上均無解藥，林蓉業已掙扎坐起，正在嬌呼：「寇兄不要急。我雖受傷，決不致死，只是長途逃竄，心慌甚，又和惡賊苦鬥，身軟無力，容我稍微緩氣便可起身。賊黨雖只四個追來，方才途中遙望，還有幾個狗教師跟在後面，要將我生擒回去。巴賊這次請來的惡賊甚多，還有幾個最厲害的賊黨不約自來。聽說日內尚有好些惡賊趕來聚會，許還有人隨後追來都在意中。快告他們準備，不可輕敵。」

說時，公遐業已走近，見她雲鬢蓬鬆，花容失色，累得香汗淫淫，氣喘不已，褲腳上打穿一洞，一手按住，尚在流血，越發憐惜，力說：「姊姊受傷這重，如何走法？秦家七弟說得不差，此時還望從權，容小弟稍微盡心抱你回去。」

林蓉自見公遐，便覺對方是個正人君子，少年誠厚，方才救人時又是那樣情急關切，一見自己危急，便冒險猛撲，不是秦真乘隙連發暗器將賊打翻，吉凶尚自難料，可見是個忠實多情的少年。再一回憶初遇時光景，便有委身之意，只是少女嬌羞，不好意思任其抱走。

後見公遐立在身旁，只管苦口勸說，滿面愁容，全是至誠關切，光明磊落，沒有絲毫輕薄之意，與尋常所見惡奴狗盜相去天淵，不禁感動。暗忖：我好不容易冒著奇險，九死一生，逃出虎口，為的是誰？此後身世越發孤苦。難得遇到這樣有情有義、品貌端正的未婚少年，如何害起羞來？方才受傷力竭，人已倒地，因見情勢危急，勉強掙起，將身邊所藏的一枝袖箭打將出去。

仇敵雖死，餘力已盡，人更不支。照此傷痛流血，四肢無力，也實無法走動，也不知所中暗器是否有毒。反正想嫁此人，與其勉強掙扎白受苦痛，轉不如索性明言心事，把話說完。他如要我，既是夫妻，也無須再避嫌疑；否則，以後孤身一人隱居香粟村，自耕自吃落個安樂自在，也比以前終日提心吊膽勝強百倍。

看他和主人兄弟相稱，便秦真口氣也是極好。仗他情面這點當能如願。主意打定，仍是羞於出口，仰望公遐急得臉漲通紅，眼巴巴望著自己，因未答應，不敢伸手，不時眼望傷處，神情越發惶急，心中不忍，慨然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顧什麼羞恥了。我還有話要說。」

公遐見她忽然停住，不肯再往下說。方才飽受驚險，疲勞蒼白的玉頰上立泛起一片紅潮，秀髮飄風，明波凝睇，無限柔情自然流露。稍一動念，忽然醒悟，無奈平日為人規矩，急切間也答不上話來。

呆了一呆，紅著一張臉，笑道：「姊姊厚愛，小弟萬分感激，求之不得。只說出來無不惟命。」

公遐原是心慌害羞，說時話沒想好。林蓉先見他沉吟未答，還當不願，心方一酸，一聽說出這樣話來，看出滿臉都是驚喜之容，立時轉憂為喜，微笑嬌嗔道：「你既和我兩心如一，還要明說作什？多不好意思呢！我週身真個又酸又痛，只好委屈你了。」

不等話完，公遐已是又驚又喜，又憐又愛，早伸手下去，一手托著頭頸，一手托著腿腕，將林蓉輕輕捧抱起來，接口笑道：「我要知道姊姊真會對我錯愛，早不等招呼就把你抱走，少著許多的急了。你傷重力竭，這樣高的山路，好走都難，還有三里多路，你如何能夠走去，不急人麼？」

林蓉見他慇懃誠切，體貼入微，將傷腿朝外輕輕搭在手腕之上，反手攏住，抱得又平又穩，十分仔細，惟恐絲毫顛痛，分明憐愛已極。又見公遐不時眼望自己，似想親近，又不好意思神氣。想起自己幼喪父母，姊姊雖也憐愛小妹，但她性情嚴厲。由七歲起便跟她奔走江湖，後來誤聽別人花言巧語，嫁與惡人。

此時年已十三，因隨同姊姊以前受了許多驚險苦難，姊姊急於嫁人，原為想得歸宿，不願再作綠林生涯，受那許多風波，有時還好，有時遇到官家追捕，或是強敵侵害，往往東逃西竄，受盡寒暑饑渴，危害疲勞，吃了許多苦頭。只說姊夫是個富家，又以正室之禮相待，此後衣食無憂，可以過好日子；不料狼子野心，淫凶強暴，無惡不作。

初來雖看不慣那樣惡行，因是幼女，還未受他侵害。及至年歲稍長，便看中自己美色，幾次調戲，強脅威迫。如非姊姊得寵，又得柔雲相助，同居一室，早受污辱。剛剛說好不再調戲，姊姊忽又受傷，生了熱瘡，巴賊喜潔，業已變心。目前再一重傷殘廢，越發失寵。

今日竟為保護自己失節，送了性命。這許多年來從無一人對我這樣體貼親熱。柔雲雖還交好，但是習氣太重，全是自己低首下心結交而來，並非真個知己。想不到無意之中得到這樣如意郎君。再想起方才所受暗器，只差一點便為盜盜所害。又是感動，又是傷心，不禁淒然欲泣。

公遐先見她滿面笑容望著自己，明眸皓齒，貌美如花，似羞似喜之狀，更增嬌豔。正在越看越愛，想要親她一下又不好意思，不知怎的秀眉微蹙，星波一轉，忽然湧出兩點淚珠，不禁慌道：「姊姊何故傷心？傷口痛得厲害麼？」

林蓉見他惶急，回顧無人，忙伸一手抱著公遐頭頸，嫣然笑道：「痛還無妨。我是想起以前的事傷心，現已想開，你這樣愁急作什？」

公遐將信將疑道：「姊姊定是痛得難受。山路崎嶇，我又不肯走快，恐怕震得更痛。」

林蓉見他面容還是愁急，故意氣道：「你怎不相信我呢？」

公遐慌道：「相信相信！姊姊不要生氣。」

林蓉轉嗔為笑道：「你比我大好幾歲，如何叫我姊姊？快改過來，也顯得親熱一點。」

公遐見她一手勾著自己頭頸，緊貼懷中，柔肌相偎，吐氣如蘭，發間隱有香氣透出，一看額骨上還有一點沙土，忙代用口吹開，就勢在前額上親了一下，故意問道：「一樣姊妹兄弟，為何改了口就顯親熱呢？」

林蓉佯嗔道：「原來你這人還是不大老實，我偏不說。」

公遐低聲笑問：「可是要做哥哥的多疼愛一點？」

林蓉笑道：「既知道還要問，說你不老實，沒有冤枉你吧？還不快走，被人看見有多羞呢。」

公遐驚道：「我真該死，忘了蓉妹傷痛。只是不能走快，山路崎嶇，到了山下就好走了。」

林蓉見他目注自己，越挨越近，大有愛極情不自禁之勢，一經警覺自己有傷，重又面現愁容，一面穩抱自己，一面順著嶺脊前行，更不再多說笑，越發感動，再三笑說：「此時傷未發作還好了一點。那狗賊原想將我生擒回去，所用決非毒藥暗器，放心好了。」

公遐見她腿上雖然不再流血，但是方才血流太多，半邊褲管連衣襟均被染成紅色，料定傷重，哪裡肯信，巴不得當時趕回村去。

公遐一路急馳，已到盡頭。且喜是片山坡，路尚傾斜，比對敵之處好走得。試探著把腳步加快，看出林蓉還能忍受，連忙抱穩急馳而下。繞著小山到了谷口，並未遇到一人。方想，強敵壓境，谷口無人，莫非也和崖上伏兵一樣，人全藏好不成？

剛走進不遠，忽聽身旁有人低呼：「寇大叔快走，後面敵人來了。不要開口，防被看出。此賊不知怎會單身來此犯險，快些抱了傷人回去，免得妨礙我們。」

說時，公遐瞥見地上放著一片細繩，互交叉鋪在地上，料是絆馬索之類，忙即走出。回頭一看，原來口內兩旁伏有十多個手持兵器的少年。內有數人並還握有繩索。藏伏之處極巧，不是有人招呼回顧，便是走過當地也看不出。谷口原是一洞，谷裡崖頂形如滿月，兩邊崖石奇險。上面也有八九個壯漢，正和下面少年互打手勢，神情緊張。可是由外入內一里多長一條寬闊的谷徑都是靜悄悄的。

天已將近黃昏，兩旁濃蔭交覆，桂香流溢，寂無人蹤，景甚幽靜。沿途樹後卻有小人影子閃動，定睛一看，乃是村中一些男女幼童，年紀至多十一二歲，照樣拿著兵丸暗器，藏在幾株大樹之下，朝外探頭張望。再看谷口來路已暮雲平野，暝色慾收，也是空

蕩蕩的，並無敵人蹤跡。因防林蓉傷痛，意欲早到，無心多看。稍微看了兩眼，連步也未停，重又往前急馳。

忽聽林蓉驚呼：「哥哥快看！這便是賊黨中一個最厲害的老賊。聽說力大無窮，不知怎會來此。」

公遐聞聲一驚，未及回顧，忽有一條黑影由身旁崖頂宛如玄雲飛墜，朝身後越過。雙方上下來去勢子都急，等到公遐偏頭回望，人已縱落三四丈外，正是為首大俠婁公明。同時，又聽眾聲吶喊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一個瘦長的賊不知怎會突然衝進，手持一柄長約五六尺的八角錘形兵器，箭一般縱將進來。

剛進谷口，還未落地，隨同人聲吶喊中，由地上飛起一片白影，崖頂也有同樣白影飛落。跟著便聽怒吼之聲，來賊已被網緊，凌空吊將起來。這才看出地上放的乃是一面大網，不知用什方法將賊網住。剛剛凌空吊起，婁公明也自趕到。

。隨又聽到兩聲虎吼，方疑公亮、虎女趕來，林蓉驚喜道：「這虎吼之聲不是常虎，我已聽出，定是那位蒙面騎虎的俠女。最厲害的賊黨已死了好幾個，東山諸俠本領真高，況有這位騎虎姊姊相助，狗強盜死得這樣容易，便是都來也不怕他，我們放心多了。看完再走，你不要忙。」

公遐也因公明應敵未歸，人家正當殺賊之際，不便請人醫傷。

剛一立定，便見谷口外塵沙滾滾，前段現出三四團金藍光華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公亮、虎女各騎一虎飛馳而來，快要到達。網中的賊本來吊向崖頂，離地三丈，網中之魚一般，在裡面亂掙亂吼，眾人也未理他。公明長衣佩劍，立在相隔三四丈處，正向前身十幾個少年男女一群前見幼童指點說話。

因來賊業已落網，高吊起來，劍早回匣，也未過去。網中之賊本應越掙越緊，不知怎的那麼堅韌的雙層細網竟被弄破，脫網而出。只聽沙沙兩聲，一條人影凌空下落。眾人驟出意外，同聲呼喝，正要擁上，公明哈哈一笑，左手一揮，止住身旁少年，右手長劍剛一出匣，看神氣似要縱身上前擒那來賊。

就這一眨眼的當兒，那賊原是聞得狗子、惡徒慘死來拼老命，先在外石筍後面朝裡窺探，打算天黑動手，掩到裡面行刺，尋到仇人，報仇之後，仗著力猛錘沉，亂殺一陣，再衝殺出去，不能脫身便拚得一個好一個。沒料到那柄八角鐵錘是記號，婁公明方才聞驚起身，去往崖上眺望，瞥見谷口外飛也似馳來一賊，一到便掩向洞側石筍之後，以前見過，認出來歷，知非小可，忙即傳令戒備，並命眾人不可輕敵。

料知必乘黑夜掩進，谷口崖旁兩道木柵還未被他指出，正好等其深入，以免逃走。後來瞥見埋伏谷口的少年男女競將那兩面大網暗中張開，知道老賊厲害，一個制他不住難免傷人。此是有名凶賊，父子師徒三人淫惡滔天。好些正人俠士想要除他，均未如願，有的反為所傷。近年蹤跡最為隱秘，斷定父子師徒三人同來，正好借此全數除去。

那網雖有用處，一則只擒一人，同來小賊難免驚走，不知二淫賊已為秦真所殺，本意等他父子三人到齊之後將出路遮斷。二秦兄弟此時回來更好，否則便卑人上前分別除去。各處埋伏均是虛張聲勢，專用暗器亂箭斷他逃路，並不真與動手。方才忘了招呼，將網張起。又見公遐抱人趕來，恐有疏失，忙即縱身趕來想要阻止，沿著柳蔭遮蔽往前飛馳。

來賊先沒想動，正坐石筍後面隱僻之處運氣養神，微聞男女笑語之聲，起身一看，見一少年抱一女子正往谷中走進，認出新由莊中逃來的林蓉，不是為了此女，愛子、愛徒何致慘死，不由怒從心起，當時便想追去。這時公遐夫婦危險已極，便不受傷抱人也非敵手，非死不可，幸而機緣湊巧，老賊力大無窮，凶狡絕倫，又是久經大敵，深知敵人厲害。

到時看出谷中是條直路，靜悄悄的不見人影，生了疑心。又因方才受傷幾乎送命，想要養息片刻，候到天黑，偷偷掩進，略一遲疑，人已走遠。無如心中恨毒，眼看林蓉罪魁禍首，安然走進，心中不甘，本就怒火燒心，越想越氣，後又看出對方抱了仇人朝內急馳，中途兩次朝後回顧，神態慌張，彷彿怕人追趕神氣；又是朝前直走，不曾停步。

內中如有埋伏，雙方必要停立問答說上兩句，口外又極安靜，來時並未被看出。想起方才敵人個個厲害，分明為首諸敵全數出動，谷中空虛，毫無防備。聽說裡面地方頗大，住有不少土人，想必都是老弱婦孺，何不乘此時機衝將進去，冷不防先將這兩個小狗男女一錘打死，然後殺他一個爽快。乘著天黑覓地藏起，敵人只當已走，決想不到孤身一人有此膽量，到了夜來再相機報仇，殺得一個好一個。念頭一轉，立動殺機。

仗著力大身輕，悄沒聲衝將進去。雖然自恃，上來仍有戒心，手中鐵錘一路舞動護著面門，以防萬一。心正後悔方才不該在外耽擱，否則早衝進去，人已殺了不少。也許此時一錘一個，打個落花流水，殺得哭聲四起，屍橫遍地，豈不痛快已極？

哪知剛將谷口前面山洞跑完，走近裡面人口，因見口外兩旁均有石崖，形勢險惡，忽然心動，防有伏兵。看準正面一段不能藏人，打算冷不防縱將過去，只要衝過兩旁危崖，便有敵人也不妨事，做夢也未想到敵人正在等他人網。身子還未落地，人已落在網中。

底下的網往上飛起，上面又有一網罩下，當時凌空吊起。老賊也真機警，情知這類特製的大網，多猛惡的野獸被牠網住也難脫身，越掙越緊。猛生急智，雙腳併攏，踏著網眼上繩格，再用那尺許見方的大鐵錘抵住對面，故意連錘帶人一齊轉動跳擲，口中怒吼喝罵，作出掙扎跳蹦之勢。那網本大，又是兩網合用，亂糟糟一大團，天又昏暗，月光還未照到，下面的人均看不出。

老賊卻在裡面暗做手腳，拔出身邊一柄鋒利無比的尖刀割那網繩。那網專網猛獸之用，雖極緊韌，網眼頗大。老賊力大刀快，轉眼便割破了三四個網眼，約有尺許見方，當時裂網而出。急於脫身，下得大快，那柄鐵錘卻舉在手中，急怒交加中忘了人已下落，網便中空，往裡一收，那柄八角鐵錘立被網眼掛住。又知強敵厲害，沒有這柄鐵錘萬難轉敗為勝，心中一急，用力硬拉，老賊也真力大，嚙嚙連聲，網眼竟被拉斷，人也隨同墮下。

洞口恰巧馳來兩隻大虎，虎女所騎母虎最是力大兇猛，恰又當先，一躍就是十來丈，來勢急如雷電，其猛無比。老賊面朝洞外，錘頭一落，還有一格掛住沒有拉斷。未容轉念，猛瞥見迎面兩團金光，帶著一股急風，朝著胸前猛衝過來，不禁大驚，用力更猛。

那虎也未想到上面有人落下，身已凌空縱起，因聽虎女說時已不早，必須在月上以前趕到，來勢比飛還快。等到瞥見上面有人，一手拿著錘柄懸空下落，離地還有丈許，百忙中無法收勢，剛一聲怒吼，猛認出是方才逃走的敵人之一，如何能容，就勢前爪一探，連身硬衝上去。

虎女坐在虎上，還沒看清那是方才逃走的老賊，瞥見有人懸空下落，谷中眾聲吶喊，方恐誤傷。念頭未及轉，虎爪已抓向那人前胸，耳聽一聲慘號，立時撞飛出去。暗影中瞥見一根鐵棍往下一歪，由肩頭上擦過。隨聽叭啞一聲大震，虎已躍進谷口，落在地上。

谷中少年雖已看出虎背上是一個白衣蒙面女子，身後還有一人一虎，事前得知公亮、虎女當日必回的信，雖無敵意，見此威猛，也都嚇得紛紛驚退。公亮也相繼縱到，二人這才看出方才漏網老賊業已腹破腸流，屍橫就地。那鐵錘斜飛出去，竟將地上山石打碎了一大片。

如非老賊情急拼命，用力一甩，錘頭大重，往旁倒垂下落，那虎縱得又猛又急，連虎女也非重傷不可。眾人見此厲害，俱都驚奇。公亮見老賊已死，不等和公明等人問答，先將旁人肩上所插旗花信號要了三枝，朝地上一擲，觸動機簧，嗚嗚嗚三聲急響，衝空直上，凌空爆炸，發出一串火星，朝西南兩面刺空飛去。跟著取出竹吹又吹了幾聲。眾少年知道事完，紛紛學樣，有的並往谷口奔去。

公明笑問：「三弟你催五弟、七弟回來，事完了麼？」

公亮笑答：「今夜已無須動手，我白忙了一天，便宜這些狗賊多活好些日。我同四妹趕回過節，同賞中秋，並與寇兄快聚。途遇群賊，一時疏忽，被這老賊逃走。五弟他們還在窮搜，不料這樣大膽，竟敢來此送死。」

公明還未及答，虎女先朝公邁奔去，見人受傷，回身高呼：「大哥、三哥，你們快來，這位寇大嫂受傷了呢。」

林蓉見虎女這次見面格外親切，方才高興，一聽這等稱呼，又羞又急，低聲急呼：「你快放我下來！」

公邁急說：「蓉妹傷勢甚重，又耽擱了這久，如何能夠走動？」

虎女耳尖，在旁聽去，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希奇？你二人本應結為夫妻，像你這樣女子我真歡喜。事前已聽七弟說起，如不為你醫傷，我和三哥也不會這樣心急，老賊也不會死得這快。七弟怕寇兄不肯驚動大哥，你們臉嫩，怕羞著急，多受痛苦，特意趕來。你們不好意思，由我來抱大嫂如何？」

林蓉連說：「妹子萬不敢當。」一面急呼：「寇兄放我下來。」

公邁偏不肯放。林蓉無奈，只得連呼得罪，任憑抱過。

虎女笑問：「蓉姊多大歲數？」

林蓉笑答：「二十一。」

虎女笑說：「我真歡喜你。難得你一個孤弱無依的少女，巴賊那樣淫凶，竟能守身如玉，沒有受污。昨夜冒著奇險救人，今日又在群賊包圍之中出死入生，脫離虎口。你昨夜和賊妹所說的話已全被我聽去。柔雲雖非惡人，但她樣樣只顧自己，又生長在惡霸家中，染了一身習氣。她比你脫離火坑最是容易。你那樣苦口婆心，勸她借著賊父遺命出外選婿，由你作伴，一同出山，免得將來玉石皆焚。

「她又有的金銀珠寶，常時出山打獵，無人敢問，隨便多少均可運走，何等方便？就是過慣安逸日子不能受苦，又沒有大義滅親的勇氣，脫離她那萬惡的家庭終可辦到，偏是戀戀不去。昨夜你還勸她來尋妻三哥，她卻不肯。你真比她勝強十倍。你比我年長兩歲，從此便按年歲大小稱呼，再要俠女姊姊亂喊，莫怪我不理你呢。」

林蓉知她豪爽誠懇，不喜虛套，聞言越喜，連聲應諾。

妻氏兄弟也趕了過來，公亮接口笑道：「四妹，你不是說要醫傷麼，怎還不走？」

虎女笑說：「我正等你呢。這裡初來，又不認路，大哥也未拜見。還有虎媽牠們向來隨便遊行，無什拘束，並不吃葷，我既要在此住幾天，也須請大哥告知這裡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才好。」跟著又喊：「公明大哥，妹子抱著蓉姊到了裡面，脫下面具再行禮，恭敬一點，這是師父所教，我先還不曉得呢。」

公明見她天真，又看出公亮和她情厚，估量將來必成夫妻，好生欣慰，笑答：「四妹不必多禮，我們都是自家人，盡可隨便。早知四妹、三弟要來，業已通知村人見虎不要驚慌。你看那些小娃不是在和虎同玩跟來了麼？」

說時，公亮業已應聲向前引路，並向公邁賠話，說：「昨夜實是危機四伏，小兵兵刃暗器不在手中，敵勢大強，全仗四妹一人，又要助我脫險，又要應敵。巴賊帶了許多賊黨，正在莊外窮搜，只憑虎媽在谷口外誘敵牽制，情勢萬分緊張。寇兄初來，地理不熟，必須快走。四妹一向心直計快，口氣太直，諸多失禮，還望寇兄原諒，不要見怪。」

公邁見他誠懇謙和，便虎女今日相見，對自己和林蓉甚是親切，也與昨夜初見大不相同，越發高興。

正在謙謝，忽聽公明、虎女在後說笑。回頭一看，原來那兩隻大虎竟通人性，初到時那樣威猛，這時馴善得和家養牛羊狗貓一樣。那些幼童，最大的不過三四歲，初次見到這樣靈巧威猛的大老虎，又聽妻氏兄弟先後說起虎不傷人。村中幼童俱都練過武功，頗有膽勇，見兩虎將人放落，立定之後，各將前腿一伸，抖了抖身上虎毛，長尾便拖將下來，一坐一立，甚是馴善，漸漸圍攏過去，先是指點窺看，還不敢立得大近。

後有兩個膽大的試探著去摸虎的頭頸，虎也不動，於是爭先上前搶著撫摸。二虎非但沒有發威，大的一個反朝內中兩個年才八九歲的身上微微挨擠，表示親熱。等到賓主雙方走出一段方始起立，緩步跟在後面。幼童好奇，愛極兩虎。一聽虎吃蔬菜，有的撥頭跑去，想取蔬菜喂虎。下餘還有十來個不捨離開，便圍有虎的身旁，跟著走來。

內有兩個年長膽大的看那大虎更馴，竟騎了上去，虎也若無其事。這班幼童見虎善良，紛紛搶上虎背。另有兩個年小一點的搶撲稍遲，大虎已被騎滿了人，便朝前面小虎趕去。二虎均是雪山異種，小的一隻也有水牛大小，只比牛矮一點。第一個縱上虎沒有動，第二個當牠也好說話，不知怎的縱得猛了一點，人雖騎上，虎卻被他踢了一腳。

哪知幼童武功較好，力氣又大，大約踢重了一點，虎雖不曾發怒，卻將身子一晃，全數滑落下來。後面追去的還有三個，當虎發威，想起此是山中猛獸，不由膽怯起來。前面兩個剛一驚呼，母虎恰在後面吼了一聲，越發膽寒。正在紛紛驚呼，縱身逃竄，前虎忽然蹲下，後面眾幼童不知何故，又聽母虎低吼，都害了怕。有兩個膽小一點的竟逃竄下來。後見母虎吼了一聲，仍是從容前進，似未發怒。

虎背上還有四個比較聰明膽大，看出二虎沒有怒意，前虎彷彿特意蹲下讓人上騎，正在喜呼：「你們快上，這大老虎真好，情願讓我們騎呢。」

正喧嚷間，眾人也正回顧，虎女笑說：「你們只管騎上，不會咬人。」隨呼：「黃毛不許嚇他們，放溫和些。你是來客，他們有好東西請你吃，以後便到冬天，也不會叫你吃乾菜了。」

眾幼童先拿不定虎的心意，又都膽大好奇，巴不得有這一句話，全都寬心大放，搶上前去，分朝二虎縱去。剛一坐穩，二虎重又緩緩前行，喜得眾村童嘩笑不止，高興已極。

眾人見了好笑，公明笑道：「四妹，這二位山君來者是客，如何讓這些小姪隨意戲弄？」

說罷，正想叫眾幼童下來，虎女攔道：「大哥莫管。村中婦孺太多，以後二虎還要常來常往，免得他們害怕。我那裡冬天氣候寒冷，常下大雪，每到冬天，虎媽牠們便吃不到新鮮東西。牠又向不吃葷，全仗封山以前存些山糧菜蔬。只一兩樣山糧可存放些日子，至多也只兩三月，日子太久不乾也爛掉，每年終有個把月受罪。」

「妹子天天烤吃山雞野獸，到了冬天打來的野味更肥嫩好吃。每見虎媽牠們吃那枯草一樣的野菜草根心便難受。由去年冬天起種了不少田地，比以前雖好得多，虎到冬天才有吃的。聽三哥說這裡一年四季鮮果不斷，虎最愛吃的筍和紅言之類冬天更多，風景又好，也許今年九十月封山之後我便同虎來此，住到春暖花開才回去呢。讓這些小娃和虎親熱一點，彼此方便，攔他作什？」

說時，業已轉入竹林，回顧虎未跟來。公亮轉身出村一看，原來先奔走的幼童已紛紛取了瓜果菜蔬正在喂虎。二虎也不客氣，立定大吃起來。幼童均已下了虎背，一個個爭先搶了菜蔬往虎口中亂塞，互相說笑歡呼，吵成一片，高興非常。村中男女幼童俱都得信紛紛趕來，連守谷口的那些少年壯士也夾在裡面，指點說笑，驚為奇事。崖頂上防守的人也都在探頭朝下觀看，人是越聚越多。

便笑說道：「虎雖量大，也吃不了這許多東西，好在客人還要住好幾天，不必這樣搶新鮮。牠們雖不傷人，但均威猛無比，你們千萬不可隨意戲弄。這裡地從人多，可引到天香樓平台前面空地上去，好好款待人家，今日來賊雖已全數除去，防守的人仍是不可怠慢，等五爺、七爺回村，速將谷口封閉，輪班防守。」

「我多日在外遊蕩，沒有隨同出力，少時我和五弟也許到崖上來陪同諸位弟兄防守，就在上面飲酒賞月也是一樣。這時天還剛黑，月亮未上，光景昏暗，最要留心。」

崖上下大小人等一聽公亮發話，立時肅靜無聲。聽完前言同聲謝諾。

公邁因方才當著眾人捧抱林蓉回來，被虎女抱走，不好意思湊近。又聽說公亮身邊藏有新由長安帶回的極好傷藥，雙方又正並肩說笑，公亮一走，也跟了出來，見此情景越發敬佩。公亮隨令二虎跟著眾人由別路繞往台前空地，以免竹林地獸，花木太多，傷折虎毛。

二虎低吼了一聲，剛隨眾人由那許多男女幼童前呼後擁往側面桂花林中穿進。公邁擔心林蓉傷勢，方想探詢，請公亮速往醫

治，忽聽谷外竹吹之聲四起，音甚清越，似由遠處發動，一個接一個互相傳遞過來。空中又有一枝響箭在近側谷外飛落，疑有敵人來犯，心中一驚。